

校勘學教程

我國傳統語言學有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

JIAOKAN XUE JIAOCHENG

博  
雅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業方向基礎教材系列

傳統稱為“小學”。訓詁學既是傳統的漢語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JIAOKAN XUE  
JIAOCHENG

又是文字學、聲韻學、語文學、  
歷史語法學、文獻學及校勘  
學等的綜合運

校勘學

用。它和詞文學有密切的聯繫，而不等於詞文學。詞

文學是研 究詞又性質、結構及其韻變

校勘學教程

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詞；訓詁學不但要研究詞義，還  
要講明句義乃至篇章，總結前人注疏經驗，闡明前人訓詁  
體例、方法、

XUNGXUE JIAOCHENG

方式、原則及其運用乃至辨正音讀名物、典制等等。

由此看來，我們應該認識到訓詁學是這樣的  
一門學科：它是以古代文獻的訓詁為研究對象，  
以語義為主

JIAOKAN  
XUE JIAO

要研究內容的

一門獨立學科，是語言學里具有綜合性和實

校勘學教程

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強的技术科學。

JIAOKANXUE JIAOCHENG

# 校勘學教程

管錫華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業方向基礎教材系列

# 校勘學教程

管錫華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校勘學教程/管錫華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1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ISBN 978-7-301-23202-6

I. ①校… II. ①管… III. ①校勘學—高等學校—教材 IV. ①G256.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16717 號

書 名: 校勘學教程

著作責任者: 管錫華 著

責任編輯: 王 飆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3202-6/H·340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pup@pup.cn](mailto:zpup@pup.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開本 18.25 印張 29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8.00 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序

吳孟復

校勘之事，始於二劉，鄭、章諸賢《校讎略》與《通義》之作遂言及校勘，余嘉錫先生因謂“目錄、版本、校讎（即校勘）三者一家之學”；然揆之王氏《經義述聞》，俞氏《平議》，孫氏《札迻》，則訓詁亦與校勘相表裏。余少從錢子泉、顧惕生、柳翼謀諸師獲聞此義。雖才質駑下，老而無成，然知讀古書，精通章句，猶得校勘之益。憶昔講宋詞，用某君《宋詞選》，至于湖之“滿載一船明月，平鋪十里秋江，波神留我看斜陽，喚起鱗鱗細浪”，諸生有以“明月”“斜陽”矛盾為請者，余使檢此書所本，蓋出《六十家詞》；又使檢雙照樓景宋《于湖詞》，則“明月”作“秋色”，“秋江”作“湖光”。此生欣然曰：“先生屢言版本、校勘，今乃知確為學中要緊之事，而為教師者尤不可不知也。”

又憶六十年代初，學校領導布置自訂“紅專規劃”。有六十老翁夜叩吾門，詢之，則曰：“青年師生但云讀某史、某集足矣！吾輩豈能復云讀杜集、韓集乎？”余戲曰：“但於‘讀’上加一‘校’字便可。”其人大喜曰：“得之矣。”蓋著一“校”字，便由閱讀而進入研究。由上兩例可見：校勘為文史教學、研究中必不可少之知識與技能，即謂為治學之門，宜無不可。

雖然，欲通校勘，談何容易！一要知方法，二要明類例，三要通積佐證。觀王念孫《讀書雜誌》中《淮南》校例，王引之《經義述聞》之“訛字”條，俞樾至楊樹達“古書疑義”中有關校勘諸例，皆就致訛之由反復示例，孫德謙、陳垣諸老言之尤詳。類例既明，方法斯出，洵足以啓人神思。苟能知此，則疑所當疑，正其可正，雖“己亥”誤為“三豕”，亦不至望文誤釋；更不至以“錫”作藥引矣。然僅誦義例，空言方法，亦未足以解決問題。蓋對校

必羅衆本，而古本之存者不多，可資以爲據者，多爲他書。彙錄徵引之異文；他校、理校則有賴於旁證者尤多。試觀前人校勘之妙，每在曲證旁通，究其根源，皆由博覽。不特《釋文》《治要》及類書、古注所引，必須取資；而“讀書記”、“藏書志”、“金石錄”與諸家“校勘記”、“札記”中材料，亦爲校書者所必用。否則，名爲實學，實亦空談而已。

三百年來，實學莫盛於吾皖。戴君東原之“博徵於文，約守其例”，衣被海內，遂成皖學。其校算書、水經，亦爲世重。然而旁搜善本，專事校勘如顧千里、盧召弓所爲者則皖中尚少其人。故世謂版本、目錄、校勘之學，皖不如吳。近世吳檢齋、胡樸安諸先生頗有意焉，然亦未能專也。管君錫華盛年美才，雅志篤學，又從潘允中、趙仲邑、李新魁諸先生研究數載，得其薪傳，用以探劉、班之微言，契鄭、章之遐想，博覽顧、盧、王、段之書，而會其妙用。由是提要鉤玄，細其義例，則庶幾俞曲園、孫益庵之遺徽，有以補樸安之所未備，其所以裨益於教學與研究者豈鮮淺哉？余早從師友，略聞津梁；苦於形役，未能深往。今年近七十，舊學益荒，乃於病院之中，得見高才崛起，其爲欣悅，豈可勝言！用是忘其荒陋，綴言簡端，既以見校勘爲治學之必需，復以見類例與博徵之關係，益以見通論得失，指陳方法者爲不可少之書。至於君立意之美、編纂之勤、爲學之善，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之多言也。

1986年7月26日

## 目 錄

序 .....	吳孟復	1
<b>第一章 緒論</b> .....		1
第一節 校勘與校勘學 .....		1
第二節 校勘與校讎 .....		3
第三節 校勘與古籍整理和研讀 .....		7
第四節 校勘要運用各種知識 .....		10
第五節 古今人校勘條件的對比 .....		12
<b>第二章 校勘簡史</b> .....		16
第一節 周秦的校勘 .....		16
第二節 兩漢的校勘 .....		17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隋的校勘 .....		23
第四節 唐五代的校勘 .....		26
第五節 兩宋的校勘 .....		36
第六節 元明的校勘 .....		41
第七節 清代的校勘 .....		48
第八節 民國的校勘 .....		56
第九節 建國以來大陸的校勘 .....		59
第十節 臺灣的校勘 .....		63
第十一節 校勘學的發展 .....		65
<b>第三章 古書訛誤的一般情況</b> .....		72
第一節 誤 .....		72
第二節 脫 .....		82

第三節	衍	86
第四節	錯位	92
<b>第四章</b>	<b>校勘的先導工作</b>	100
第一節	選擇校勘的對象	100
第二節	搜集現存各種版本	101
第三節	分析歸納版本的源流系統,比較各本的校勘價值	102
第四節	選擇底本、對校本和參校本	106
第五節	搜集其他校勘資料	110
<b>第五章</b>	<b>校勘的方法</b>	114
第一節	對校法	114
第二節	本校法	116
第三節	他校法	124
第四節	理校法	130
第五節	關於文物校勘法	147
<b>第六章</b>	<b>校勘應注意的幾個問題</b>	153
第一節	不可遷就政治	153
第二節	不可盡信他書引文	155
第三節	不可輕改古書	161
第四節	注意語言的內部規律性和時代性	166
第五節	不可誤校,避免漏校	181
<b>第七章</b>	<b>校勘記的寫法</b>	185
第一節	校勘成果的發表形式	185
第二節	校勘記的類型、寫法及校勘記所使用的術語	191
第三節	撰寫校勘記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210
第四節	校勘記的位置和校勘記與正文的對應格式	216
<b>第八章</b>	<b>校勘前體例的擬訂和校勘後說明的撰寫</b>	221
第一節	校勘前體例的擬訂	221
第二節	校勘後說明的撰寫	226

---

第九章 在校勘底稿上的工作·····	236
第一節 在校勘底稿上的工作·····	236
第二節 校勘常用符號·····	239
第十章 目錄知識在校勘中的運用·····	243
第一節 運用目錄檢索現存古籍版本·····	243
第二節 目錄的編排檢索方法·····	251
第十一章 版本知識在校勘中的運用·····	258
第一節 善本的校勘價值·····	258
第二節 新發現的版本對於校勘的意義·····	261
第三節 校勘古籍時常遇到的版本術語·····	264
第十二章 電腦網絡技術在校勘中的運用·····	271
第一節 目錄檢索·····	271
第二節 書籍獲取·····	275
第三節 文字檢錄·····	277
三版後記·····	28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校勘與校勘學

現存古籍，據估計約有一二十萬種。<sup>①</sup> 它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原稿本、原鈔本、原刻本，而是經過一次再次傳鈔翻刻的鈔刻本。《抱朴子·遐覽》引古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古籍在傳鈔翻刻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文字上的訛誤。用不同版本或其他資料，通過比較或推理，發現並糾正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文字訛誤，這就是校勘。研究校勘的科學就是校勘學。

校勘不只是漢語古籍整理的一項工作，而是所有有古代文獻遺產的國家、民族古籍整理的一項共同的工作，所以校勘學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sup>②</sup> 外國的如《聖經》就有多種關於校理的著作。如 *A history of the*

---

① 關於古籍數量的估計各家差異不小。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第二章《結集》估計“今日可讀之書，蓋亦不下 400,000 卷”（上海書店 1983 年版，頁 14—15）。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一章《古典文獻導論》第二節《文獻積聚》根據李詩《談談我國古籍》一文加以補充，認為“目前我國現存古典文獻約為八萬種的估計是可信的”（齊魯書社 1982 年版，頁 15）。方厚樞《從目錄學入手》（載《光明日報》1963 年 3 月 6 日）估計為七八萬；楊殿珣《談談古籍與古籍分類》（載《北圖通訊》1979 年第 1 期）估計為十五萬種左右；謝玉傑、王繼光《中國歷史文獻學》第二章《典籍類別文獻》五《古籍的現存概況》於方、楊兩者取其中，認為古籍“約有十一二萬種，有價值的七八萬種”（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頁 109）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自序》說古籍“傳世至今者仍不少於十萬種”（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頁 1）。

② 英語中，“校勘學”一般用 textual criticism，但有時候 textual criticism 指文本考證、文本考釋、文本批判、文本鑒別之學。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An aid to the textual amendmen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1914—1939;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Rethinking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①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古籍也在大量校理出版。1999年9月中國政府白皮書《中國少數民族政策及其實踐》五《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說：“國家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辦公室，組織和領導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全國現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30個自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與研究機構，民族院校也建有古籍整理與研究機構。截至1998年，已搜集少數民族古籍12萬餘種，整理11萬餘種，出版古籍書籍5,000餘種。”“中國政府設立了中國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江格爾》(蒙古族著名的英雄史詩)《瑪納斯》(柯爾克孜族著名的傳記性史詩)專門工作機構，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收集、整理、翻譯、研究工作。”“近年來，國家撥付了以千萬元計的巨額資金支持校勘出版共計150部的傳統藏學的百科全書《中華大藏經》。”許力以主編的《中國出版百科全書》②“當代中國的民族圖書出版·古籍整理”下說：“1984年，建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負責組織、聯繫、協調、指導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到1990年，全國已整理出版少數民族古籍近1,000種……其中，有一大批歷史和學術價值很高的文獻。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秘史〉校勘本》《新譯校注〈蒙古源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文《西尼喇嘛的故事》《那仁汗傳》《英雄道喜巴拉圖》，藏文《巴協》《西藏王臣記》《紅史》，維吾爾文《烏古斯可汗傳》《福樂智慧》

① 上引英語書籍撰者、編者及版本情況依次為：Marvin R. Vincen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899; James Kennedy, D. D., edited by N. Levison, B. D.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8.; Leo Vaganay, translated by B. V. Miller, London and Glasgow, Sands, 1937; Copenhagen, E. Munksgaard, 1955; Emanuel Tov. 2nd rev.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Assen, Royal Van Gorcum, 2001; Festschrift J. Delobel, edited by A. Denaux. Sterling, Va., Peeters, 2002; edited by David Alan Black,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Academic, 2002.

②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樂師傳》等。”無論哪種語言古籍的校勘，其所運用的校勘基本理論都是一致的。外國大學也有開設校勘學課程的。胡適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就選修了校勘學的課程，<sup>①</sup>現在美國的一些大學仍有校勘學的課程。

本書討論的範圍則只是漢語古籍校勘學。

## 第二節 校勘與校讎

校勘，古稱校讎或讎校。但是，就二者詞義發展變化來看，其關係又是錯綜複雜的。下面試加以論述。

### 一、校讎

“校讎”一詞最早見於西漢劉向《管子序》，其文曰：“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

“校”、“讎”二字字異而義實近。

“校”，《說文》釋曰：“木囚也。”是為古代刑具枷械之統稱。如《易·噬嗑》：“初九：履校滅趾。”（奴隸拖著刑枷，遮住脚板。）刑具枷械有就範之義，從而引申為考核。如《荀子·君道》：“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再引申專用於文字的考核，則是用為校讎之校的意義了。如《國語·魯語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sup>②</sup>

“讎”，《說文》釋曰：“猶磨也。”“磨，以言對也。”《玉篇》釋曰：“對也。”《正字通》釋曰：“言相讎對也。”《韻會》釋曰：“猶校也。謂兩本相覆校，如仇讎也。”由衆釋可知，“讎”本為“以言對”之義，以後逐漸引申，用為考核

<sup>①</sup> 張越《胡適與轉型中的中國史學》：“尚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胡適就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感興趣，並試圖比較中西考據學方法的不同思路。在康奈爾大學他特意選修了包括語言學、校勘學、考古學等課程在內的‘歷史的輔助學科’”。（《歷史教學》1999年第8期。）

<sup>②</sup>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第一章《校勘學的界義與功用》第一節《校勘與校勘學的發展》對“校”字從本義引申到“校正文字錯誤”義有不同的考釋：“校的本義是犯人帶的木枷。許慎云：‘校，木囚也。’一副木枷由兩片組成，而兩片大小必須一致，才便於上鎖，因此事先要將它們放在一起加以比較。這樣，校字用作動詞時便有比勘核對的意思。後來人們又引申其義指校正書面材料的文字異同。”（齊魯書社1998年版，頁1。）

文字之義，遂與“校”字義近。

古代漢語同義素構成複合詞，往往字序可以互倒，如“阻險”“險阻”、“乏困”“困乏”之類即是。“校讎”一詞也不例外，劉向在《管子序》中說成“校讎”，而在《文選》注所引之《別錄》中即又說成“讎校”。

無論“校讎”還是“讎校”，其最初的意義就是校正文字，即對比版本異同或推敲上下文，發現錯誤，是正文字。這從劉向的解釋中可以知道。《文選》左太沖（思）《魏都賦》注引應劭《風俗通義》說：

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sup>①</sup>

劉氏的意思是說，當一種書只有一種本子，就由一人讀之，聯繫上下文找謬誤。若一種書有許多異本時，選一本做底本和另外的本子相校，這時就由兩個人來進行校讀工作，讀書的只管讀，讀完一個異本，再讀另一個；持底本的只管校，把聽到的異本中的異文脫句一一都校在底本上。這是分而釋之，實際合而用之則為一詞，二者無異，大致與現代的“校勘”一詞意義相當，專指校正文字。

但是，劉向劉歆父子領校秘書，所做的工作，不僅有校正文字，而且有審定篇第，抉擇存本，編撰目錄等幾個方面。這些工作實際包括了目錄、版本、校勘等內容。後世合劉氏這些工作統名為“校讎”。從此“校讎”之義由狹而廣。後世冠以“校讎”或“校讎學”之名的專書，多是用的“校讎”的廣義。如南宋鄭樵的《通志·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校讎通義》，近人胡樸安叔侄的《校讎學》，蔣元卿的《校讎學史》等即如此。

任何事物的發展往往都是錯綜複雜的，“校讎”在漢後仍有用為狹義的。如左太沖《魏都賦》“讎校篆籀”，即指校正文字。章學誠在其《信摭》中說：“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可見清代也還用“校讎”為狹義。”現在臺灣也有這樣用的。

## 二、校勘

“勘”，《說文》釋曰：“校也。”《玉篇》釋曰：“覆定也。”可見“勘”與“校”是近義詞，都指覆核審定之義。“校讎”之名見於西漢，而“校勘”成詞始於齊梁。如《全梁文》卷二七沈約《上言宜校勘譜籍》：

<sup>①</sup> 《文選》注引本無末4字，後人據《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引劉向《別傳》補。

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民郎、左民尚書，專供校勘。

如果這是“校勘”合用成複合詞的最早用例的話，其本義與“校讎”的廣義同義。其後“校勘”一詞的使用越來越多，大約在唐宋時期就有用爲狹義“校讎”的同義詞的了。如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載：

（世宗）顯德二年（955）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又如宋歐陽修《文忠集》卷七三《書〈春秋繁露〉後》曰：

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

都已用“校勘”專指校正文字了。

由上述可知，“校讎”與“校勘”在歷史上本是一對同義詞，都有廣狹二義：廣義包括目錄、版本、校勘等內容，狹義只指校正文字。但這一對同義詞到了清代，使用即趨於分化了。“校讎”基本保留了廣義的用法，而“校勘”基本保留了狹義的用法。如章學誠所撰《校讎通義》，阮元主編的《十三經校勘記》，對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就有明顯的分別。今天大陸使用就更加明確了，除少數老先生偶一用“校讎”以外，都用“校勘”指校正文字。

### 三、校讎學與校勘學

校讎自劉氏父子起就興盛起來了，但有人說校讎學始自西漢那就完全錯了。因爲要成其一門學問，則必須要有一個理論系統，而劉氏多在實踐却少有理論，不可稱校讎學。

校讎學是研究校讎各方面問題的學問。比較有系統地研究校讎問題的是南宋鄭樵的《校讎略》，此書可以稱得上是校讎學的第一部專書，校讎學的歷史理當從這時寫起。但又有人說校勘學始自鄭書，這又是錯誤的。我們通觀《校讎略》，此書涉及校勘的只有“校書久任論”一個方面，當然不能說校勘學始自《校讎略》了。

校勘學和校讎學是兩門不同的科學，對此我們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校讎學是古已有之的。它以目錄、版本、校勘等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其目的和任務是通論目錄、版本、校勘等的一般的法則，以指導校讎實踐。而校勘學則是現代在歷代校勘實踐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論總結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門科學。它只以古籍的校勘爲自己的研究對象，其目的和任務是總結歷代學者校勘古籍的經驗和教訓，研究校勘古籍的法則和規律，

以指導校勘的實踐。校讎學雖亦研究校勘，但其研究是膚淺的、不全面的，因此，尚未形成系統的校勘理論，而校勘學研究校勘則是深入的、系統的，它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校讎學與校勘學雖有一定聯繫，但二者不是相等或包括與被包括的關係。

#### 四、大陸、臺灣校讎學、校勘學兩個術語使用的差異

大陸、臺灣校讎學、校勘學兩個術語的使用有差異。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大陸使用“校讎學”主要用來描述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諸內容在內的這門舊學；而“校讎學”已代之以“古典文獻學”；“校勘學”用於指研究校勘的科學。課程名稱、論著等都使用分明，例不贅舉。臺灣用“校讎學”，其涵義多等於大陸的“校勘學”。臺灣教育主管部門 1999 年公布的“學術專長代碼”，以“目錄學(代碼 2010610)版本學(代碼 2010620)校讎學(代碼 2010630)”三者並列。此“校讎學”即是大陸的“校勘學”。大學課程多用“校讎學”。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博士班開設課程表的碩士班有“目錄學研究、版本學研究、校讎學研究”，東吳大學 2000 考博士班研究生簡章考試科目中國圖書文獻學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及辨僞學”，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選修科目有“目錄學研究、版本學研究、辨僞學研究、校讎學研究”，皆並列。校勘學的論著也多用“校讎學”。如王叔岷《校讎學》，<sup>①</sup>高明道《漫談佛教文獻及其研究》：“中國傳統的學術本來具備深厚的基礎，諸如目錄學、版本學、校讎學等，原來都十分發達”，<sup>②</sup>沈俊平有《葉德輝對校讎學、目錄學、版本學三者關係的理解》一文，亦皆以“校讎學”與“目錄學”、“版本學”並列。<sup>③</sup>但有些學校的課程、有些學術論著也用“校勘學”。如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1999 年國學課程有“七、目錄學簡介，八、版本學簡介，九、校勘學簡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1998 年基礎課程有“校勘學”，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大學部開設課程表有“校勘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題研究室之九出土文獻研究室介紹：“本研究室擬結合所內外及國內各大學對出土古文獻有興趣之學者，以新資料之識讀為基礎，分別就文字學、聲韻學、校勘學、考古學，及學術思想史、經學史、歷史學等領域進行研究”，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

① 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5 年版。

② 《佛教圖書館館訊》第 10—11 期 1997 年 6—9 月。

③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 6 卷第 6 期，2000 年 12 月。

理研究所簡介：“5. 透過文獻學、校勘學、版本學、辨偽學及文字、聲韻、訓詁等學科的教學研究，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及文教機構編譯、校勘、輯佚、注釋等專業人才”，法鼓山全球諮詢網載《聖嚴師父聯合國高峰會開幕演說》介紹王叔岷謂“經典古籍校勘學泰斗王叔岷”，趙飛鵬有《黃丕烈之版本學與校勘學》一文，<sup>①</sup>等等。與“校讎學”相對應，臺灣也有不少把“校讎”用為“校勘”的情況。如王叔岷《校讎通例》等。<sup>②</sup>

### 第三節 校勘與古籍整理和研讀

#### 一、校勘與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1)校勘，(2)標點，(3)注釋，(4)翻譯，(5)彙編，(6)影印，(7)輯佚，(8)編製目錄索引等八個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項重要工作之外，還是其他七項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導工作。因為，這七項工作都需要有一個文字正確無誤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誤本為底本做這些工作，那麼這些工作也就會相應地出現錯誤。如《魏書·盧玄傳》：

卿等欲言，便無相疑難。

這是中華書局 1974 年點校本的標法。《北史·盧玄傳》這二句作“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册府元龜》卷一五六引亦同。意思是說：你們這些人要說就說，不要互相疑難。這樣語氣就通順了。據此，“便”下原脫一“言”字，補出“言”字，我們就自然會以“卿等欲言便言”為句了。《魏書》標點者對此未加校勘，以誤本為底本，因此，標點也相應出現了錯誤。

又如現在許多注譯本都選了晉干寶《搜神記》中的《李寄》一文，其中有一段話都作：

將樂縣李延，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指賣出去送給大蛇吃）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

注譯者多注“無相”為“沒福氣。相，福相”，譯“父母無相”為“父母沒福氣”

① 《成大中文學報》第 6 期，1985 年 5 月。

② 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3 本。

或“父母没有生男相”。檢《太平廣記》引《法苑珠林》“父母無相”作“父母無相留”。補一“留”字，李寄之語即上下貫通了。她是說父母不要留我，賣了我可以得錢供養父母。注譯者對此不作校勘，以誤本為底本進行注譯，因此，注譯也相應出現了錯誤。

又如《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六錄《宋范石湖大全集》中有范成大《奏乞蠲免大軍倉欠負劄子》佚文，其中有云：

臣竊考之，大軍一倉，創於紹興五年，至今已得三十六年，前後支過軍糧，無慮二千餘萬斛。

據宋黃震《慈溪黃氏分類日鈔》卷六七的轉述，范成大此文作於淳熙九年（1182），離紹興五年（1135）為四十六周年，“三”為“四”之誤。如果不據《日鈔》校勘《大典》本的訛誤，輯出的佚文也不是真正的原貌。

又如《韓非子·內儲說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檢舊注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可見舊注所據古本“令”後本無“走”字。“令君”即“令王”。有“走”字，此句則不辭。周鍾靈等所編《韓非子索引》襲用誤本，仍有“走”字。據誤本為底本編索引，索引也相應出現了錯誤。<sup>①</sup>

彙編、影印道理淺顯，在此不一一贅舉。

## 二、校勘與古籍研究

研究古籍與除校勘以外的七項整理古籍工作一樣，也要求有一個正確無誤的底本，因此，校勘也是古籍研究的先導工作。如研究哲學，現在都把“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歸於老子。實際上，這是用現行版本《老子》作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檢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現行本《老子》中 11 處“無為而無不為”皆不存在，而只有“無為”。可見現行本這 11 處並非《老子》原貌，而是經過後人改動的。由此可見，老子只有“無為”的思想，而沒有“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哲學家們以沒有校勘的誤本為底本研究老子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sup>②</sup>

又如研究文學，我們仍舉《李寄》為例。如果要依從現行選本“父母無

<sup>①</sup> 詳見劉禾《據舊注校正文例》，文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 年第 4 期。

<sup>②</sup> 詳見高明《帛書〈老子〉甲乙本與今本〈老子〉校勘札記》，文載《文物資料叢刊》第 2 輯，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頁 209。



相留”作“父母無相”，李寄的性格形象就很不容易分析，說她孝順父母吧，她竟責罵父母沒有福氣或沒有生男相；說她是個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吧，她却能以身賣錢供養父母。要是以校勘過的正確底本為研究對象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

又如研究歷史，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中歷來列有冥、振、微等。實際上，這是歷史學家根據有誤的通行本《史記·殷本紀》和《三代世表》列出來的，殷商先公先王中根本就没有“振”這個人。王國維根據甲骨文校定了“振”乃“核”或“垓”字之誤，正了底本，才澄清了歷史事實。<sup>①</sup>

### 三、校勘與閱讀欣賞

一般地閱讀欣賞古代作品也要求有一個文字上正確無誤的底本，因此，校勘也是閱讀欣賞古代作品的先導工作。如許多選本都選了的唐杜牧的名篇《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我們讀這首詩，“青山遠水”、“明月”、“夜簫”，多麼美麗動人的揚州風貌！然而，那“秋盡江南草木凋”，却猶如一硯濃墨潑灑在這軸風景畫卷之上，令人大感索然。《全唐詩》如此作，<sup>②</sup>檢別本“木”有作“未”的。原來各選本中的“木”字是“未”字之訛。原句的意思是雖秋盡江南，而揚州仍然草木蔥蘢，它正與“青山遠水”、“明月”、“夜簫”一起構成了一幅完美而又統一的畫面。如果對有誤底本不加校勘，閱讀欣賞古代作品自然也得不到應有的情趣。<sup>③</sup>

由上可見，無論是整理古籍還是研讀古籍，校勘都是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

① 《觀堂集林》第九卷《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華書局 1959 年版，頁 416。

② 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16 冊，頁 5682。

③ 詳見林同濟《兩字之差——再論李賀詩歌需要校勘》，文載《復旦學報》1979 年第 4 期。